

## 再沒有限期

■ 中六乙班 陳栩津

我站在忙碌的地鐵站中，看着站內人聚人散，只是，他們相聚時的快樂，分開時的不捨，我卻完全感受不到。就像一個局外人，冷漠地看着這無聲的電影。我第十三次按開手機的螢幕，訊號正常，但卻收不到任何的訊息。已經過去十五分鐘。

我點開了一個視頻，消磨時間，突然手機震了震，伴隨我的心也跳了跳，我難以控制地把螢幕拉下，卻只是一則新聞通知，這一瞬間的失落，已經歷了無數次了，像是在餐廳等待上餐，你迫不及待地希望餐點盡快到達，伸長脖子，左右扭頭留意侍應的一舉一動，看到一盤貌似是自己的，心情變得雀躍、焦急，眼睛緊緊地盯着。是我的！是我的！走過來了！賭徒般的狂熱，但它卻與自己擦身而過，交托到了別人的手上，那一刻的情緒由高處降下，是失落，更有些尷尬。視頻的內容應是很有趣的，但腦袋卻接收不到任何資訊，迷迷糊糊的，以為過了很久，其實不過又是五分鐘。

當然了，這樣等待的機會也並不少見，就如同一般情侶約會的指定步驟，逛街、看電影、吃飯，不過他擅自加上了第一項，遲到。當然雙方之間亦進行了無理次理性與非理性的溝通，只是效果並不顯著，我改變不了他，他亦難以改變我。漸漸地，大家彷彿已經約定俗成，大家一起遲。你說我有多願意，也不見得，只是無辦法之下的辦法。

然而人卻會在某年某刻突然醒覺，就例如我，就例如今天。又十分鐘過去了，我告訴自己，不再等了，我轉身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忽略了手機螢幕因信息、來電顯示而閃爍不停的畫面，因為一切已經來得太遲。

「一心，你到了麼？」「一心，你在哪？」「一心，你生氣了嗎？」「一心，不要生氣了，我知道錯了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！」上百條信息猶如雨點，從天上傾倒下來，我每一條都看了，沒有一條回覆，心中禁不住的悲涼，因為自己知道，被已讀不回的難受，而曾想過有朝一日也要讓他嚐嚐這滋味，想不到，竟是這樣的情況，可能是忙，可能是忘記了，他給予過千萬個理由，我一個也記不住。相同地，他也給予了千萬個承諾，他一個也做不到。

每一次都在安慰自己，下次啦，下次大概可以，然而，卻總在下次失望。也曾經給予他限期，卻每一次總是心軟地將限期延遲，誰不知，即使手動把食物標

籤的日期更改，內裏的食物卻早已腐爛，不能進食了。不過，因為這食物的包裝實在太精美，我不忍心將其捨棄，總是自欺欺人地想，看上去還不錯，應該沒有壞，先不要扔吧！等它遲些真的壞透了再扔吧。

無形中，我也給予自己一個限期。一個無限長的限期。

「啪。」漆黑的屋裏閃了兩閃，屋內的輪廓呈現，我把身體扔向鬆軟的沙發，震動的手機在寂靜的屋裏特別顯眼，但我已無力應付。我打開電視，試圖用喧鬧帶走心中的鬱結，我閉上眼，嘆了一聲。

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，也許五分鐘，十五分鐘，半小時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時間的流逝之於我，已不是那麼重要了，忽然，「叮咚」一聲，把我拉回現實，我睜開眼，想了想，不知誰會來找我。透過貓眼，看到樓下茶餐廳的伙計，我疑惑地打開門，問他：「我沒有叫餐，是不是送錯了？」他有些詫異，問道：「甚麼？這是不是XX室？是位陳先生要求的外賣。」我心中了然，這也是他其中一種請求原諒的招數，令人不禁心軟，我已無數次中招了，今次，不會再重蹈覆轍了。

我答：「這沒有陳先生，你送錯了。」然後，不給自己猶疑機會地關上了門，然後，手機便震得更劇烈了。

我到廚房為自己烹煮了一頓晚餐，清炒菜心，蒸魚，白飯，既不用等待應上餐，一切皆由自己控制，多自在多愜意！再加上一集引人發笑的綜藝，在家中慢慢享受，不用再無時無刻地等着別人聯絡，不安地等待回覆。

限期，到底給予的是希望，還是折磨？我回答不來，不過，我知道，從此以後，我和他，都不會有限期。